

C40
4514
(161)

了翁一塵請大藏名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庠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金牛機謹誌

新報時活法異口同聲人
我則笑談沙叱故眼通池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禱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
正反為邪故以泉眼不通
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
出剔抉泥沙而泉眼通剪
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

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
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推邪
持正逮象東土白馬西來正
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
邪宗由是達磨大師掃除邪

第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
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
純正詎意人根窳劣法久弊
生或詠虛接響以旨極瞻
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

以一味不言目為本分或彷彿
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
舌以當平生如是有一百二十家
癡禪自贗人淪溺狂邪故
我大慧老人詠悲願力運無

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
凡百餘人裒以成帙目曰正法
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
精妖喪魄棄金剛劍魔外
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

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
足知為後學指南無加此矣
時有繡水晉善庵沙門慧
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度奇
遇嗟波未聞異報佛恩募

資重剎属余為序以貽同
志而叅學者乃使遊法界
無邊之門融古今剎那之
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
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

非見非知是真淨正法眼
藏者矣

萬曆丙辰端陽日嗣曹洞
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顯聖
寺住持沙門圓澄撰

序五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大慧杲公以迅鷹俊鶻之資初被湛堂脫鞵
繼受圓悟礪爪然後搏摩雲空蹴躡海浪毛
羣羽族靡不遭其裂腦碎肝者快哉無師自
然之智真超然而獨雄者也若夫議論風旨
形於楮墨博大詳盡橫所欲吐必使了然印
入之心而回環轉折之妙又若藻士杼軸而
出者抑何宗說之兼暢歟良由少侍圓悟令

工法耳痛
處擇木堂日與士大夫周旋稔其華辨不無
資發之助耳杲所善士大夫無如無盡無垢
兩居士無盡始以功名自喜事業未盡可人
摧拉之後霜降水涸洗露本根當世味蜚口
之餘領醍醐沃心之益想見空闊明妙令得
復秉權軸更展作畧未必無可觀也子韶金
顱玉骨瑩瑩名節自樹剛大之氣浩然伸於
華夷迨其晚也必以覺場爲息心之地與杲

老契稱莫逆杲因以有衡陽之譴後會怡然
曾不齒及此兩人者相與於無相與其所以
然之故寧易測哉嘗試論之名納之與士大
夫處雖無心襲其文采有如縞裏旃檀芳馥
暗透代之偉人世智辨聰種種靡缺至於發
眞歸元末後一著子必須無面目漢痛下老
拳杲之所著語錄書問宗門武庫與是編大
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蓋礮斲其門徒者十

正治甲辰 月
七而爲士大夫發拳者十三吾輩有意踵兩居士躡者尤宜盡心焉不獨緇流當奉爲家珍而已

萬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嬾居士李日華識

答張子韶侍郎書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埽除使滅蹤跡見宗果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

別道理眞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
不寬波瀾不闕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
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
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
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
看院始得旣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
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

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
掘苗矣宗杲豈不曉腎脫一椎便七穿八穴
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
門臨濟曹洞瀉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
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
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
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
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

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
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
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白汾陽
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
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
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
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徐弘澤校閱

琅邪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曰兩浙船來陸
來曰船來船在甚麼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
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
琅邪遂親下旦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
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

正法眼藏 卷之一
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邪被舉公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卽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獐嗟實蓋由

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決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邪予嘗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

正法眼藏卷之一
異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
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
會帶累我也是箇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
知琅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遮瞎漢
亂統又打喝出予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
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
冲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冲密
等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
藏不減予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卽以琅邪爲篇

首故無尊宿前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
證向上巴鼻堪與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

巖頭和尚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
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
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
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
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轆轤地
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耽瞪地恰似殺不死
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

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自然轉轉纔自然目前露保保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齕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齕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尿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遮箇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揉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厠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齕人火急却似刺蜎子相似未觸

著時口美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詬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胷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煇煇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湏轉一口齕斷後不用尋伊去任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保保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舌人喚作

正法眼藏 卷一
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
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巒生胝口裏水漉漉
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
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
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遮箇不是
汝習學得底遮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
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騰月三十日赤閭闔地無
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隨分
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

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怎麼不中心行兄
弟亦不要信佗繩床上老櫬過局漉漉地將爲好
誑誑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
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遮
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
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
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
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
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

已曾襟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遮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遮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咬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闕闕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焰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佗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佛眼和尚示衆云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雲門和尚拈起拂子云遮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遮老漢克由耐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拭眼歸宗和尚示衆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佗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覓從前只是依佗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卽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僧云聞曰

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趣下

羅山和尚初入院時上堂纔攬衣欲坐卽云珍重
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
禮拜山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山便
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山云道甚麼良久云
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靚面相呈猶是
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饅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
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
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

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賓王雖
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卽師子吼
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
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
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
會意能刻句句能刻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
不明事理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
阿師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
中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豈是你

清濁可美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
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
半人事禪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
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
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
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
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箇
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
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益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

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轉地蓋聲蓋色展卽
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
入則箇箇歸源聲前迴迴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
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
大家具知遮箇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
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
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
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劒上古之機鋒亦是
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

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
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
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
還得怎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
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
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
出入無滯方可違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
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

莫只遮邊那邊違得些子言句到處揲誣指東畫
西舉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箇有甚麼罪過明
朝後日錮鎔人家男女打汝鬼骨髒有日在知麼
宗門深奧酌度胃襟麤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老
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
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已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琅邪覺和尚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琅邪拈拄
杖僧擬議琅邪便打云道僧云不道爲甚麼不道
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琅邪又打尋時趣出乃

正法明藏 卷一
云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雪峯山畔有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雖然如是須是老僧勘過始得峯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訪佗纔相見便問道得卽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頭峯便與剃却

雲居簡和尚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

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晦堂和尚示衆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往西秦我之東

曾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

箇甚麼若言無遮箇爲甚悟去雲峯悅和尚云雲
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則不
然遮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
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
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
何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
名佛出世身口不清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
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旣得箇入路
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
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
淺深旣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擲
擲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鷓鴣鳴栢樹間
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
福曰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

眞淨和尚示衆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
食峰云待汝出得網來卽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

正法眼藏 卷一 一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鷄子莫驚著報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網來卽向你道待佗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拽不住

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烏曰和尚見玄紹二上座來便問二禪伯近離甚

麼處僧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曰云你旣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又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遠應喏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遍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箇是當
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
爲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回
受種種苦若能回光返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
滅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
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
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
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
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

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
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
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
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
唯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真宗故曰本源自性
天真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
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到遮箇田地便
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佗方縱橫

正法眼藏 卷一之四
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
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
屎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
八千未夢見佗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
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一喝

保寧勇和尚示衆舉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
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
欲識佛去處只遮語聲是大衆傳大士此之一頌
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

少玄沙和尚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
洞山聰和尚云你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
此二尊宿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
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
洗面皮光暖茶濕却背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
呵呵呵呵囉哩哩囉哩僧問如何是保寧境云
主山頭倒卓如何是境中人云鼻孔無半邊如何
是保寧家風云硬餬餅爛飢飽忽遇客來將何祇
待云麤食易飽細嚼難饑

正法眼藏 卷一之四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
著嚴云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州云放
不下便擔取去黃龍南和尚頌云一物不將來兩
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
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
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定慧信和尚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

何商量僧云諸方皆云六根互用信云教中道無
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信劈脊便打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中
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雲門
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玄沙和尚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瑞巖來沙云瑞巖有
甚麼言句云和尚尋常喚主人翁自應云諾惺惺
著佗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美精魂猶較些子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

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
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
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薦福古和尚示衆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
集云喫茶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
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下座往往多用此時
節因緣衆人罔測津涯後來又自作一頌頌此三
轉因緣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
敢保君未徹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

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佗三度上堂時節
恰似箇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
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
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
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
賊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
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顚預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
惜虛生浪死

歸宗實和尚讚初祖達磨

并序

正法眼藏 卷一
師真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
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

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
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
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
兮懨懨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
兮不會莫針錐琅邪覺和尚覩此讚乃述頌云師
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
師心兮戴手攜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

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

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眞淨和尚示衆舉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
人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看遮兩箇
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
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甚
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
三聖興化葛藤裏敲嚼

趙州和尚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去州云作麼生是某住處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
州云和尚自住取次到茱萸更亦云老老大大何
不覓箇住處去州云甚麼處是某住處更云老老
大大住處也不知州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
子撲

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
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僧問慈明和尚如何是佛云水出高原又問行脚
不逢人時如何云釣絲綬水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
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
片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鑊湯無冷處

大瀉真如和尚舉雪峰嘗謂玄沙曰有箇南際長
老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玄沙
沙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
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
麼玄沙恁麼道大瀉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
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正法眼藏 卷一
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瀉云田中有
多少人仰插鋤叉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大有人
刈茅仰拽鋤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
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
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遮

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會麼會麼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
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
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以歸家尋言則蕩邪途
而轉遠

大愚一日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
禪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遮裏只有一味禪愚
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驀口便打愚忽然大

悟云噯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趂出
灌溪初參臨濟纔入門濟驀胸擒住灌溪便云領
領濟便托開
真淨和尚示衆云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開
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
裏坐謾神說鬼似遮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
有甚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狐魅
殊不自知驀頭著屎澆亦不厭惡大衆彼此丈夫
爭受恁麼自己合作麼生

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
又問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尚饗

雪峰和尚到投子投子指菴前一片石謂峰云三
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投子
云不快添桶投子與峰遊龍眠路有兩條峰問那
箇是龍眠路投子以杖指之峰云東去西去投子
云不快添桶峰問一椎便就時如何投子云不是
性燥漢云不假一椎時如何投子云不快添桶又
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投子將鑊頭拋向面前峰

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投子云不快漆桶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揀雙施誰人舉目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真歸熊耳琅邪門下還有具眼衲子真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藥診候臨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去此二途請師別道琅邪云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僧便喝琅邪云作家僧擬議琅邪便打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佛法無事人自迷源祖佛出來大家整頓故有教流沙界道播四方盡皆捨短

從長窮究本性本性若達一切皆通信手拈來千般受用且道恁麼說話還合得祖宗門下事麼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宗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遮箇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

正法眼藏 卷一之一
不識

僧問清平和尚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
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箴籬如何是無漏曰水杓
法雲圓通和尚曰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
箴籬水杓

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
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真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腳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州火發燒著帝釋眉

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
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鬍子醉中驚覺起來拊
掌呵呵大笑云筠雲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
賊賊

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
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
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
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
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

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
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
著穿

疎山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
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承聞和尚咸
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
向上事是否山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
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
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你說門云枯椿豈

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
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作麼生不該
門指淨瓶云法身還該遮箇麼山云闍梨莫向淨
瓶邊會門便禮拜

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
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腳來
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
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又僧問如何是

五言古詩 卷一 之十一
佛云肥從口入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云人貧智
短馬瘦毛長

慈明和尚牧童謠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
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觀平
田濶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
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
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
定鼻頭無老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
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

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
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

歸宗和尚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
鋤斷之僧云久響歸宗元來是箇脕行沙門宗按
鋤顧視僧曰你麤我麤後來雪峰問德山古人斬
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峰便走德山召云布衲
雪峰回首德山云佗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
心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

正法眼藏 卷二
枯恰好喫棒你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不是僧
絲手徒說會丹青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以
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曰未是衲僧
分上事僧云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滴水滴凍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
中路相別次南泉挿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遮箇礙
道不得也被遮箇礙宗拽拄杖打泉一下云也只
是遮箇王老師說甚麼礙與不礙魯云只此一句

語大播天下

洞山聰和尚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
柴何故將上去聰便放柴於地云會麼僧云不會
聰云我要燒

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佛曰土塊如何是法曰地
動也如何是僧曰喫粥喫飯如何是新興水曰前
面江裏

百丈和尚侍立法眼次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
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法眼曰住住汝擬向世

尊良久處會那恒於此大悟

楊岐和尚爲慈明忌日設齋衆集至眞前以兩手握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恠曰首座作麼生座云和尚休捏恠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楊岐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楊岐打一掌曰遮漆桶也亂做

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厚斗

裏掃

臨濟辭黃檗檗問甚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濟召侍者將火來檗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香巖初開堂爲山令人送拄杖并書到香巖接了云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爲甚如此曰只爲冬行春令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

正法眼藏 卷一
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閑閑箇甚麼咄下座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青蘿實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

慈明和尚示衆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

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閑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宴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典化只是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岳麓絲竹謠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目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正法眼藏 卷一
薦福古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
師結舌有分知有者善自保任未知有者不休何
待又示衆云劍去久矣徒勞刻舟珍重

保寧勇和尚云一是一二是三是四是四數
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
一畫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

玄沙和尚云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
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
却有不到處又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佗
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瘧者教伊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
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
以拄杖便捏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僧近
前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豎起拄杖云還會
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瘧其僧於此有省汾
陽昭和尚頌云權生聾瞽瘧癘痲要顯吾宗驗作
家金剛截鐵如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佛眼和尚

正法眼藏 卷一
頌云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遮裏喚作順水放船是人去得且道逆風舉棹誰是知音良久云美潮湏是美潮人

僧問大隋和尚如何是大隋一面事曰東西南北妙喜曰且道荅遮僧話不荅遮僧話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國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云作黃色國師云只遮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泐潭英和尚開堂日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稍壁上懸僧却纔上袈裟云重整戈甲時如何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英曰驚殺我僧拍一拍英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英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

才元來只是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英呵呵大笑僧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英以拂子穿向右边僧以右手畫一圓相英以拂子穿向左边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英以拂子畫一畫云三十年來未曾逢馮仰子孫今日却遇著箇蹋土墜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人遂云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

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洎商那和修邈多大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伶俚流浪生死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覘剝究

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
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
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
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
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際雪
埋千片石洞門水折幾株松

禾山示衆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
是謂真過僧問如何是真過曰解打鼓如何是真
諦曰解打鼓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曰解打鼓向上人來如何接曰解打鼓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曰待
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僧問如何是佛曰
卽心是佛

大馮真如和尚示衆云阿喇喇是甚麼翻思破竈
墮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
云墮墮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曰夜來風色緊
孤客已先寒僧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曰行人
始知苦僧云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曰雪上加

霜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玄黃不眞黑白何咎六祖大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會此箇說話直入維摩丈室住金色光中見十方世界四聖六凡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又見一類衆生寢生死長夜昏昏睡眠不覺不知作金雞報曉一聲令伊省寤豈不快哉若能如是方可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雖然如是古人道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法華舉和尚示衆云夫參學須具擇法眼不得顚

頂若得正眼精明一切無滯不見古人道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古人恁麼道意在於何鶯王擇乳素非鴨類僧問萬里無片雲卽不問一條霜亦事如何曰誰敢動著僧禮拜舉曰小慈妨大慈便打問智識不到處時如何曰三門不曾開僧云誰是知音者曰口似鼻孔

龍濟和尚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

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龍濟又云是桎不見桎非桎不見桎是非已去了
是非裏薦取

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

靈源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
奴白牯却知有功有浪施明大用曉全機蹤跡處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
塵水一溪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楚山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
而會禪徒舉宗風而明祖意若以揚眉瞬目豎拳
豎指警欬咳嗽是厨中拭鉢帛道甚麼會也無也
是衲僧破草鞋遮瞎漢遮漆桶是弄精魂鬼總恁
麼總不恁麼是東司頭廁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
事盡是邪魔所作謗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懸殊
且道衲僧據甚麼道理出來對衆道看折脚鐺子
各出一隻手貴得宗乘不斷亦表叢林有人有麼
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去也葛藤之事只在

目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
獄三塗起心動念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
向遮裏體當尋覓看驀然覷得個儻分明不虛行
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
據明眼衲僧將草鞋鷀口壓還恠得佗也無恠卽
不恠你道憑箇甚麼捉得將來脚跟下推尋毫末
參差惟折你腰莫癡心好僧問赤水求珠猶是人
間之寶和雲唱出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
示人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超象表青

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曰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
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曰鈎長線短問聞師
引出潭中意直透青霄事若何曰甲巳之年丙作
首曰今日事若何曰大好雪問如何是佛曰麻三
斤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巢知風穴知雨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曰榔栗水拄杖云見後如何曰竇
八布衫問佛法兩字卽不問如何是從上來事曰
眼裏瞳人吹木笛

大隋和尚示衆云夫上代諸德莫非求實不自謾

正法眼藏 卷一之一
昧豈比飛蛾投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彼生死輪
回拘障不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
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
聽此事大難大難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曰你或
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
何起曰石牛沿江走水底火燒天問如何是大人
相曰肚上不貼膀

慈明和尚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雲過千山碧曰著
忙作甚麼云鴈去水聲淒明便喝僧亦喝明便打

僧亦打明云你看遮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
是新到且坐喫茶又問化主入鄺化導卽不問你
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明云亂喝作甚麼僧
又喝明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云楊岐曰今夏
在甚麼處云筠州興教曰興教和尚還有鼻孔麼
云有明便打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翦除狂寇掃蕩撥捨猶是功
勲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
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

石馬出紗籠又頌麻三斤話洞山麻三斤真鍮不
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頌祖師投針話龍
猛盂中水提婆毘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
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獲黃
金

真淨和尚示衆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
諸人出入好看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
長慶恰如箇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
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

怕勢爲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麼道我見處
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
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
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鼻布衫上知些子氣
息也難得

僧問南院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書李僕射
僧云不會曰牛頭南馬頭北

妙喜曰前頭荅得著後頭荅不著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

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
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
人思量也是慕西秦又舉僧問汾州和尚如何是
接初機句州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句州
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州曰千里持
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州曰北俱盧州長
杭米食者無貪亦無嗔自云將此四句語以驗天
下衲僧大衆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
一時勘破

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在凡凡不捨居聖聖難逃十方都一照大地絕纖
毫且道是甚麼喝一喝

泐潭準和尚示衆拈拄杖云衲僧家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
問雲巖云聞汝解美師子是否巖云是山曰美得
幾出巖云美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美巖云和尚

正法眼藏 卷一
美得幾出山云老僧只美得一出巖云一卽六六
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美
一箇師子也美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美拽
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
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
墜準上座未美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
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佛鑑和尚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
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鸞子語黃鸞鳴誰道關關

只一聲不透祖師關
板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佛日才和尚頌栢樹子話
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
漆屏風松羅亮隔

僧問圓照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
曰放出無尋處
僧問大通和尚如何是無縫塔
曰烟霞生背面星
月遶簷楹如何是塔中人
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
年占斷白雲鄉

子胡和尚示衆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
汝等於中
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
上上根人自然明

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
無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
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
前亦無有一箇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
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
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回避處
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
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
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

法誰能一旦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
看

雪竇顯和尚示衆云形典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
兆遊氣亂清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
舉還有過也無有卽水裡月無卽形名兆若也究
得實謂恩大難酬

鼓山示衆云諸和尚盡道向諸方參學未委參甚
麼學甚麼還有參得者無有卽出來對衆驗看諸
和尚爲復參禪參道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

參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實參此句得爲大安喚
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僧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曰吐却著問凡有言句盡是觸犯
宗風未審如何是宗門中事曰合取口

五祖演和尚四面示衆舉古者道若有一人發真
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又示衆舉古人云
我若向你道卽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瘡却我
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

只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四面自來柳下惠

黃龍新和尚讚祖師云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
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佗家一鉢盂

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
老亦非丈夫漢若道非物爭柰鉢盂何

雲蓋智和尚示衆云繫峭離水靴蹋破湖湘月手
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
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

正法眼藏 卷一
雲居齊和尚因法燈和尚問適來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王作麼生
齊云不東不西燈云恁麼會又爭得齊當時懵然
莫知其旨至晚再伸請益燈云佗家自有兒孫在
齊於言下頓然契悟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
終是不肖佗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清涼國師答皇太子問心要至道本乎其心心法
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
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

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
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
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
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
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
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
影勞形若體妄卽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
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
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

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
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
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
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
若現前般若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
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
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
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
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

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
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
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
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
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云是覺義曰佛
曾迷否云不曾迷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

妙喜代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大隋和尚因燒山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

遮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遮裏死如暗得燈遂
有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曰石虎叫時山
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又問僧向甚麼處去僧云
西山住菴去曰我向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麼云不
然曰汝住菴未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赤土畫
簸箕云未審此理如何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黃龍南和尚住同安示衆云今日四月八我佛降
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遵布衲在藥山
會裏充殿主浴佛之次藥山問汝只浴得遮箇還

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大衆古
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
終不到他境界衆中商量或云遮箇是銅像那箇
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
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
匾擔不勝懨懨又云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
箇便道把將那箇來正是隨聲逐色較他言句上
佗圈績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
來早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却

向灸瘡癰上更著艾燭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
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強生分
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
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
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湏彌
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佗生死勿以少
許浮籠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遮箇道理同安
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

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楊岐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
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錮鏹更有後語不
得錯舉

妙喜曰利動君子

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峯扭住云是甚麼晏釋
然契悟舉手搖曳峯云子作道理邪晏云何道理
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眞淨和尚示衆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

明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却你拄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芭蕉恁麼歸宗不恁麼且道恁麼是不恁麼是擲下拄杖云是甚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

道吾真和尚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餿子三箇獼猴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踢月兩頭白牯手擎

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論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泐潭英和尚示衆云石門巖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鼓波濤大衆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句不遑

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唧一丸與二丸相逢不出手又云無種靈苗火裏栽鐵花還向樹頭開驀然結箇團圓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晦堂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乃舉拂子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

又爭恠得老僧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涓滴不漏絲髮不移旣絲髮不移作麼生傳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鴻山問仰山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仰山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且置諸方老宿作麼生鴻山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仰山

問僧近離甚處云向南仰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遮箇麼云不說仰云不說遮箇還說那箇麼云不說仰召大德參堂去僧便去仰復召大德僧應喏仰云近前來僧近前仰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有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間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佗伊云想和尚荅遮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佗興化半月程

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雲峯悅和尚翠巖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

遠乎哉體之卽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
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遮裏只於出入息
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
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
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
則名爲報佛恩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
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
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

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
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
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
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
花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
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
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
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
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

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
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了此意珠曰若
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
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
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座
主禮謝而去

妙喜曰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恁麼切磋一人得
其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

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
得無失恁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
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
總在遮裡如今用去也爲雲爲雨爲瑞爲祥利人
利天出生入死佗方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身是
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剎那
萬劫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萬法同
塵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章句
別有商量且道離却作麼生商量還有委悉者麼
明明地揀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舉唱明明地誦
詠更無囊藏被蓋純說乾剝剝地禪若是靈利衲
僧纔聞舉著便合眼卓朔地知箇落處豈不是自
家具眼其柰罕遇其人蓋緣洞山遮裏言無味食
無味法無味無味之句塞斷人口兄弟到遮裏難
爲湊泊若向遮裏覷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

徹與不徹總被你驗破何故蓋智有邪正道有真
僞多只恁麼心機意識認得門前屋後底學得路
布葛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道我會禪會道還夢
見禪道也未喚作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
待到明朝後日驀劄地蹋著正脉省前所行履處
方始羞見本命元辰僧問智不落千差請師通不
犯曰蒸餅搗錫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曰池中
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
居士默然意旨如何曰無目不畫眉問幻與非幻

未是學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曰八十翁翁牙不動

琅邪覺和尚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妙喜曰琅邪大似認賊爲子雖然如是恩大難酬

慈明和尚示衆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

命處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五祖演和尚四面示衆云滿口道得底却不知有知有底又道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將成九仞之山莫惜一簣之土又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太儉忽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騰騰信腳歸

正法眼藏 卷一
真淨和尚示衆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爲樂是爲真樂學般
若菩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真樂三世諸佛慈悲
喜捨四無量心爲樂是爲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
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
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
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
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
衆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饋飯俵

觀錢參退僧堂內普請喫茶去喝一喝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遮裏
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
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
若立時你湏坐我若坐時你湏立坐則共你坐立
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遮裏急著眼始得若也眼
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牕看馬騎相
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旣然於此留心直須子
細不要掠虛好佗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

事近前無事珍重僧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曰衆生僧云成佛後如何曰衆生衆生問覺花未發時如何辨真實曰冬不寒臘後看僧云莫便是也無曰錯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曰覷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曰打草要驚蛇僧云未審怎生下手曰適來洎合喪身失命問不落三寸請師速道曰老僧到遮裏却道不得闍梨道看僧云猶落三寸

請師別道曰首山今日失利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達磨西來爲傳東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獨標萬像物外宣揚悟之者纖毫不隔迷之者背覺合塵中下之機也須子細莫虛過時光各有各之況以西來的意教外別傳道契一言縱橫自在打破羈縻揭却腦蓋豈不是慶快僧問不落諸緣請師道曰落問如何是無縫塔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出家人曰緊裏頭僧云恁麼則在家出家曰龕麻鞋

翠巖真和尚示衆云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拈拄杖云拄杖子是礙那箇是覺若也會去解礙爲礙而不自在若也不會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終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徐弘澤校閱

晦堂和尚示衆云敲空作響誰是知音擊木無聲徒勞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兔絕蹤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遮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出頭道諸仁者應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爲會與不會一時掃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

煙霧深

寶峰英和尚示衆云先聖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
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諸禪德先聖雖然如此道可謂傷鹽傷醋若是山
僧卽不然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牧童
嶺上一聲笛驚起羣鷗遶樹飛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
爲無事人聲色如聾聵且道如何卽是怎麼也不
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忽有箇由

來道怎麼也得不得怎麼也得怎麼不怎麼總得只
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寶峰準和尚示衆云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
出水綠山青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來也
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却是饅頭大衆
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峰卽不然乃擲
下拄杖云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昨
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路信却道嘉州大象
吞却陝府鐵牛喝云是甚說話笑到雲居土地

正法眼藏 卷一之下
雲蓋智和尚示衆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
不可見雖然先聖怎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
出不得只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
雲蓋卽不然騎駿馬遠湏彌過山尋螳跡能有幾
人知

盤山和尚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
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

妙喜曰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洞山聰和尚開堂日僧問大衆雲臻師登寶座向

上宗乘請師舉唱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云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竹杖挑擎千界月鉢囊盛
貯五天雲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
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
何爲人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云佗後若有
人問洞山意旨教學人如何舉似曰圓蔬枯槁甚
擔水潑菠稊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曰千年常
住一朝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在揚州出
現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

正法眼藏 卷一
此去漢陽不遠云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又因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之道勞佗十方高人
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
清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箇餠餅天下
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藜杖打
一棒瓦解冰消
明招和尚領衆至堯菴乃提起條子云得恁麼鬚
毵毵地菴主云莫錯認定盤星招云恰是
南嶽讓和尚示徒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

地所作無礙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曰
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甚麼處去僧云成後爲
甚麼不鑑照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也不得
花藥英和尚示衆云七十八道著卽瞎十九二
十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餠餅出汁

洛浦久爲臨濟侍者濟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
箭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麼處去云南方
去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遮箇便去浦乃喝濟
便打浦作禮濟明日陞堂云有一條赤梢鯉魚搖

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鑿瓮裏淹殺
楊岐和尚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
萬物情動你道脚蹋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
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
法昌遇和尚在龔頌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
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
畫一畫云遮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云湏彌安
鼻孔曰恁麼則臨崖看虎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
沙努眼睛曰爭柰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

鐵蛇鑽不入曰遮般漢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相
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云宗門事且止遮箇
事作麼生法昌便掌英云遮漳州子莫無去就
你遮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云也是老僧
招得英勝二人到山相訪英云和尚尋常愛檢點
諸方今日爲甚麼來古廟裏作活計曰打草只要
蛇驚英云且莫塗糊人好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
甚麼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
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茅蓋

頭人來問你作麼生祇對英云山頭不如嶺尾曰
你且道當得住山事麼英云使鑊不及拖犁曰還
曾夢見古人麼英云和尚又作麼生法昌展兩手
英云鰕跳不出斗曰莫將三寸燭擬並太陽輝英
云爭柰公案見在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二
人我欲來遮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
云賊是小人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云曾
經霜雪苦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邊打雀兒
英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法昌却指勝曰你

且道合作得箇甚麼向當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
强安排曰你遮驢漢安向甚處著勝云一任敲甕
打瓦曰也只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寶何
須打雀兒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云路見不平
雲門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
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點檢來將謂
合有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飯以空噇空
喚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正海野癡 卷一
黃龍新和尚示衆舉雪峯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
轉大法輪雲門道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
佛立地聽雪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
佛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
人

大滄真如和尚示衆云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
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
參所以道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耀且
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永萬物自尖

新僧問如何是城裏佛曰萬國叢裏不插標如何
是村裏佛曰泥猪疥狗如何是山裏佛曰絕人往
還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

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有遮箇只
是用不得岑云我倩汝用始得山云你作麼生用
岑劈臂與一蹋山云因直下似箇大蟲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麼處
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
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

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又云赫日裏我人雲
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電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
若藏不得却被電子打破髑髏僧問國師三喚侍
者意旨如何曰憐兒不覺醜云國師辜負侍者意
旨如何曰美食不中飽人餐云侍者辜負國師意
旨如何曰粉骨碎身未足酬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
曾道著一字優波迦多丈室盈簪不曾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爲先

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
喜得天下太平頌風幡話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
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柰當門荆棘
生

雲峯悅和尚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
喝看遮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不孤起起必
有因雲峯不著便益是爲衆竭力你等諸人平地
喫交過在阿誰良久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驀拈
拄杖一時趂下僧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曰須彌

山僧擬議峯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要曰蛇穿鼠
穴如何是第二要曰猢猻上樹如何是第三要曰
村裏人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箭穿楊柳如何
是般若用曰李廣陷番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皮
裏骨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
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遮裏實難
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荅話長
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

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柰還
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
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
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豎拂
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
沒美箇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
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箇
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

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
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妙喜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
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
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剽法矣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
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峯悅云
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保寧勇頌云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
奇恠末上輪佗美一場

趙州和尚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遮裏不
得老僧到瀉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
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
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
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
覺和尚近離甚處曰趙州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

話是否曰無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
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五祖演和尚示衆舉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
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僧在衆日聞兄
弟商量道卽心卽佛亦不得不卽心卽佛亦不得
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何故殊不知石頭老人文

武兼備韜略雙全若是五祖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唐明尚和尚示衆云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
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由教乘網底游魚龍門
難渡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
也舉揚宗旨湏彌直湏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
便湏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
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
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曰水裏捉麒麟云恁麼則

便登高座也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
拂意旨如何曰騎驢不著靴

慈明和尚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
別前是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
下文長付在來日

馬祖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佛
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
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
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
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
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
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
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
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
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
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
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

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是修道曰道不屬修若言
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又
問作何見解卽得達道師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
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
卽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
量一念妄心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
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
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
法合爲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

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
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
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卽攝衆味住
於大海卽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
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
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
劫二萬劫雖卽已悟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
苦沈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爾遇善
知識指示言下悟去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

正法眼藏 卷一之一
故經云凡夫有返復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
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
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
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定相
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
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
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
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
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

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
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鉤鎖亦
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妙喜曰予建炎中首衆旣峯時首座寮有洞山
聰禪師所集禪門宗要祖堂二錄宗要末上以
石頭馬祖二師語爲準式故馬祖示衆篇其略
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則知
後人錯以以字爲云字無疑後永明壽禪師天
衣懷禪師於宗鏡通明二集中因之後之學者

上法苑珠林卷一之二
不本來由往往皆以以字爲云字更於經中求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良可笑也豈不
知楞伽經乃佛語心一品耳馬師云故楞伽經
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二句皆馬祖指
經大旨非經語也天衣云無門之門直湏得門
入始得此乃天衣指馬師無門之門之語亦非
經語也然宗鏡通明二聖師所集未必皆錯恐
後來傳者之誤耳諺云一字三寫烏焉成馬信
然博達之士如閱楞伽果無佛語心爲宗無門

爲法門之語則當以聰禪師宗要所載爲正

神鼎譚和尚示衆舉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
曰路逢穿耳客云發後如何曰不用更遲疑曾有
僧問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向伊道白雲嶺上云
發後如何曰澗下水流若是前來兩轉語有可咬
嚼東看西看若是神鼎遮語如喫水扎瓦片相似
實無滋味直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
傾西北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二千年前大覺世尊欲將諸

聖衆往第六天上說大集經勅佗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停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遮裏何者是佛何者

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極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卽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道衆生界空無

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佗道幾乎錯
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
你具衲僧眼

韶國師示衆云真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
王寶劒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劒
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
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
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
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諸仁

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
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道吾真和尚示衆云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踣跳古
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僧問凝然便
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旃椎如何是佛曰洞庭
無蓋古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
意旨如何曰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僧無語曰會
麼僧云不會曰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真
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如何是真如用曰金剛

杵打鐵山推

靈雲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瀉山山云從緣入者永不退失汝善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楊岐和尚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撈

德山和尚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唇馬觜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你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秃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幾箇佛也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湏喫痛棒始得你被佗諸方老秃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

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卽行要坐卽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姪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卽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

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儂儂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錫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胷點肋稱楊稱鄭到遮裏湏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遮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佗不

得與你萬法爲師遮箇老漢不敢謗佗所以老胡
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
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胃襟巧說言辭以
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
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罨入拔舌地獄有
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被佗問著本
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佗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
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佗閭閻有甚麼交涉
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卽不然遮裏佛也無法

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
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
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
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被瘡
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皮下還有
血麼湏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
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
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
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

子作解會自己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
無所解只是屙屎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
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
人擔箇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佗
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
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似毒箭入心花針
亂眼事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
此消佗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笑道敢向佗國
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闔

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攬著橛上償
佗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
德山出世與你解却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背馱作
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箇
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
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
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
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水喫
飯屙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苦

正法明經 卷一
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
頭覓箇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
老自己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担
𢡈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
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
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
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
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
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

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
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
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獨宿一食卯
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佗生死老胡有言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
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
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屎橛且要
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槩菩提槩解
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

正法明經 卷一之一
不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
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
若不肯每人有箇屎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
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
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
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
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
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
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

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
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
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
要一切時中莫用佗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
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卽前後際斷
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背
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
心菩薩覓佗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
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鱖

正法眼藏 卷一
鱖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遮裏眼孔定動卽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姪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一箇堂堂丈夫兒喫佗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姪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遮老禿奴便打禪牀作境致豎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

是說如將寶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旃檀香仁者彼旣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佗諸方老禿奴口背接佗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犁拽杷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劫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箇能行底屎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卽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

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
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寬便宜豈有如此道
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萊不擇
一莖柴不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
施濫稱叅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
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
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
勘當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
眼下口快喫佗毒藥了似貪姪女人不持齋戒瞎

秃奴羣羊僧顛却佗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
子尋句義寬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
不是惡事切湏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
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
施設切湏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佗言語作解會揀
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佗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
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壘作薄福業事褻屑背得
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佗人
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佗不得

正法明經 卷一之下
三
你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
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量高聲
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
傍佗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
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
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
湏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
奴罵賊尿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遮裏恰似遇澧州
人煮魚羹爛臠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

作箇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卽住不肯一任脫去珍
重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
誰知汝辜負吾

妙喜曰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雪竇和尚示衆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
大衆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
久云諸人旣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一日問僧你
浴未僧云某此生不浴曰你不浴圖箇甚麼僧云

正法明經 卷一之一
今日被和尚勘破曰賊不打貧兒家

臨濟和尚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被佗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得識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

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佗活祖意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惡境撥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卽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

正法明藏卷一
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卽今目前聽法底人
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
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
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
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美影底人是諸
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
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
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
底物一段孤明是遮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

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
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
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
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
合一心旣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
爲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上佗古人閑機境道流
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
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

王法明經卷一
涅槃如繫驢轡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
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
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無
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
佛佛是生光大兆大德時光可惜只據傍家波波
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
莫錯道流你只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
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卽無事大
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便

卽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湏
抵債向閻羅王前吞熱鐵圓有日在好人家男女
被遮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卽捏怪瞎屢生索飯錢
有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
被遮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
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
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
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
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貫通十方

正法眼藏 卷一
目前見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名一切真俗凡聖安著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議外道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取其義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旣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佗道請

正法眼藏 卷一
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卽今莫有要與
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
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
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
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轉日月長明法本
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佗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圓明和尚示衆云靈山付囑相傳十方諸佛出現
於世喚作建置道場轉大法輪如斯之法只在如
今若於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之流何不啓問
時有僧出明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靈山
一會意旨如何曰當初妄想直至如今云如何是
最初一句曰三生六十劫云大悟底人還有過也
無曰鐵山橫在路復云坐斷日頭天地黯黑忙忙
者匝地普天與麼之時佛祖出頭來好與三十棒
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山陰明報 卷一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
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遮老賊僧問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
何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
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蹋破洞庭波問透過
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
進向也無曰蹋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
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
行方便打問奔流度刃疾焰過風未審姜山門下

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
鴦行人難得見曰髑髏裏面氣衝天云和尚曰雞
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
爲客且望閣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
牀一下

興化和尚開堂示衆云遮一炷香本分爲三聖師
兄三聖爲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大賒
我於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洎合
誤却我平生我在大覺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

槃處喫棒底道理此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聶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聶自云啐惺惺著

子湖鑊地次亞鑊頭回視勝光云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子湖攔臂蹋倒從此省悟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若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去又成剩語乃云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

玄沙和尚示衆云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唯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真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正邪況平生自己未曾

正法明藏卷一之下
撈攬若乃先賢古德便自知時克已推功菴巖石
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
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任意觀空凝神入
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
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
輪回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卽
不然不可同佗外道也莫非真實明達具大知見
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象如今甚麼處
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

會去若無遮箇田地時中爭柰諸般滲漏何總成
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
湏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
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
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
今却不如佗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
非常真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
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
無說也無視無聽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歎所

行道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觀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具遮箇真實發明卽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佗一切諸法都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還同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

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真棄本厭離凡情折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佗限量拋佗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湏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曰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

退落在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妙喜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揚岐會和尚示衆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
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
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
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

灌溪閑和尚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
保傑赤洒洒沒可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
鉢盂盛飯桶裏盛羹云學人不會曰饑卽喫飽卽
休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曰你只見漚麻
池且不見灌溪云如何是灌溪曰劈箭急

巖上座參德山德山纔見便作抽坐具勢巖云遮
箇則且止心境一如底來向佗道箇甚麼卽免諸
方檢責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翁來巖
便喝山不對巖云塞却遮老野狐咽喉瀉山聞舉
云巖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穎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
見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火開司

正法明經 卷一
徒擬議安曰司徒司徒

三聖和尚參德山纔欲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單遮裏無殘羹餽飯與汝曰賴遇無設有向甚麼處著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湏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甚麼座再問聖打一坐具云遮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過第二座人事

大愚芝和尚示衆舉盤山頌云光非照境境亦非

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乃豎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總在遮裏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衲僧面前不得道著切宜忌口小參示衆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頌

翠巖真和尚舉黃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請施財槩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舁錢出堂湏臾復云請施財槩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錢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妙喜曰一等是隨邪逐惡遮雲居羅漢較些子
鼓山和尚示衆云大事未辨宗脉不通切忌記持
言句意識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盡被
漂淪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不
如休去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著事却
易得露遮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
馬醫若是箇漢向佗與麼道如同寐語一般且諸
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教還用得一字麼諸方老
宿語還用得一句麼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

教中若諸方老宿語當得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
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
句該不得與麼說話蓋爲刺頭人在教門裏且與
伊拆開若有箇漢總未通遮箇消息向佗與麼道
被伊驀口捫塚沸作麼不可恠得佗也兄弟大須
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者出來對衆驗看時寒久
立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
地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只得一邊

良久云作麼生是那一邊

僧問南院從上諸聖甚麼處去曰不上天堂卽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旣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妙喜曰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佗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曰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湏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出

司空山淨禪師因學者請問師以頌荅之今錄三首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祇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
漚但看美傀儡綫斷一時休

德山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山云喚來一
時生按過

真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
禪牀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
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
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
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

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
云從遮裏一時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
麼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方法界若草若木
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遮裏一時解舉拂
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
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
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諸高德此三
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
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

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禪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遮裏湏是具爍迦羅眼向未扃已前驀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麼良久喝一喝泐潭準和尚示衆云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欣悅皆欣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

得雲簫撩亂吹依稀又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一喝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

山法助禪 卷一之一
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
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
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心卽開悟

妙喜曰卽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
魂

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
安否達云我雖在獄中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
問汝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世

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我豈有出地
獄分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曰喫常住苗稼者
是門云便恁麼去是如何曰汝還畜得麼門云畜
得山曰汝作麼生畜門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山
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

長沙和尚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
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雀
顯題後先輩還曾題未曰未曾曰無事題取一篇

黃龍新頌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
無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五祖演和尚白雲示衆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
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
峯從此有省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
休去峯云我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
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麼處來他却道
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
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

蘇州菱邵伯藕又示衆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
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若以
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
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
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興陽靜和尚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
便打靜良久院云汝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靜於
言下大悟

琅邪覺和尚示衆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

正法眼藏 卷一
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
日菊花新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汝也有
沒量罪過我也有沒量罪過僧問如何是佛曰銅
頭鐵額僧云不會曰烏觜魚腮

僧問大龍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曰山
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妙喜曰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身入地獄
翠巖真和尚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爲首座時南問
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真云無南

曰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真云若是本分
衲僧也少佗鹽醬不得南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
明日只煮白粥

玄沙和尚侍雪峯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遮一片田
地好造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峯乃上下顧視沙
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
云汝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琅邪覺云國清才子
貴家富小兒嬌

法眼因僧來參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法

眼云一得一失

龍濟問僧甚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云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大乘遵和尚在慈照會中一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照曰任佗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遵乃有頌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

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廣慧璉和尚示衆云祖令當行人天泯迹若通一線道且與說葛藤何故如此擬議之間早是喪身失命了也山僧不避諸方檢責入泥入水爲汝諸人莫有會底麼試通箇消息良久云看看摠在魔界裏作活計也遂拈拄杖云速道速道衆擬議乃喝一喝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曰上木下鐵云恁麼則罪歸有處也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璉云拖出

正法眼藏 卷一
羅漢琛和尚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曰保福有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覷不見塞却汝耳教汝聽不聞坐却汝意根教汝分別不得琛云吾問汝不塞汝眼汝見箇甚麼不塞汝耳汝聞箇甚麼不坐汝意根汝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投子和尚在桐城縣因趙州問莫便是投子菴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州先歸菴晚見師自攜油回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祇見賣油翁師云汝祇

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云油油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山問莫便是紙衣道者否衣云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諾便立脫去山曰汝旣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紙衣忽然開眼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紙衣珍重却便坐化山乃有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

正法眼藏 卷一
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
法沈前境識鑑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
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曰曹山解忌口

趙州和尚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
若從北方來者卽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
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
亦隨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
我遮裏易見難識又示衆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

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
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卽是煩惱煩惱卽是
佛

僧問資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福作入定勢僧云
如何是諸塵三昧起福曰汝問阿誰雲門云遮阿
師話墮也不知又云前頭早是葛藤又道汝問阿
誰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
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

處麼槩曰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槩休去

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
獻詩

葉縣省和尚僧問忽逢大闡提人來師還相爲也
無曰法久成弊云慈悲何在曰年老成魔問寶劍
未出匣時如何曰劈口著云出匣後如何曰拈却
牙齒問如何是論頻也不留朕迹曰日午打三更
石人側耳聽云如何是語漸也返常合道曰問處

分明覲面相呈問如何是超師之作曰老僧眉毛
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曰塞北千人帳江
南萬斛船云恁麼卽非塵也曰學語之流一札萬
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猫有縮血之功虎有
起屍之德云莫便是也無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石門聰和尚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
不老者麼曰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曰虬龍筋力
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
曰烏龜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何曰路上

行人莫與知問承古有言只遮如今誰動口意旨
如何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額長學人報恩從和尚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鋒鋦難
擊云出窟後如何曰藏身無路云欲出不出時如
何曰命似懸絲云向去事如何曰授

翠巖真和尚示衆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荅云明
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荅云五鳳樓前又
問首山如何是道荅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
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衆中

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
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克符道者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煦日發
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云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云如何是
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
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玄化

法眼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

正法明藏卷之四
登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登子桮桶木做

妙喜曰識得登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有

人錯會在

德山和尚一日飯遲先托鉢下堂雪峯時作飯頭
纔見便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山便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
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汝不肯老
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來日上堂與尋常說話不
同頭向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

句佗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後三
年果遷化

于頔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乞師一言玉曰相公
佛法至理須去其情理公云便請和尚去其情理
玉曰便請問來公云如何是佛玉召相公公應喏
玉曰更莫別求藥山後聞此語曰噫可惜于相公
生理向紫玉山下相公聞得特訪藥山乃問如何
是佛山召云相公公應喏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
省招慶共羅山舉次慶曰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

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
公可中草窠裏若撥著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
也慶曰作麼生羅山曰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雪竇和尚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
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雲門到天童童云汝還定當得麼門云和尚道甚
麼童云不會卽目前包裏門云會卽目前包裏

妙喜曰十字街頭石敢當

天衣懷和尚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

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裡生蓮

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曰釋
迦佛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
名甚麼云咸澤曰忽遇枯涸者如何云誰是枯涸
者曰我是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
飯頭鑊闕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
和尚莫謾某甲曰却是汝謾我又見一僧乃曰汝
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

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

趙州問投子大庾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攬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去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去路一馬生三寅泐潭英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可謂傍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佗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盛油始得
妙喜曰可貴可賤

薦福思和尚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曰梵音何來
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曰修證卽不成

法眼禪師三界唯心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
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
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又華嚴六相頌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
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

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
象明明無理事

青原問神會從甚麼處來會云曹溪來曰將得甚
麼物來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
莫有真金與人否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
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
輓玉毬別明真解脫撥火覓浮漚又示衆云禪不
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

朝月窟出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
思量諸法不相到

雪峯云飯糲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
糲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

妙喜舉了喝云多觜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遮消息來

正法眼藏卷一之下終



上海助報

卷一

五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heavi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vertical ink blot or stain, making it illegible. Faint vertical lines of text are visible through the stain.)

